

活着

□南京 吴晓平

年轻时口出狂言：纵然死了，胸口也要放块猪肉，带到阴间慢慢享受，否则活个什么意义？后来很多吃货，都喜欢引用我这句“名言”，貌似看透人生，其实就是“人生在世，吃喝二字”——这个腐朽世界观，在我们出生的那个革命年代，属于大逆不道，所以只能偷偷说说，当笑话讲，上不得台面。

有个老部下，六合人，当年是我亲自把他招到报社的，跟我关系好，每年回家都要带上一两次正宗六合猪肉给我解馋。多乎哉？亦不多，每次也就四斤，熟肉。怕老妻不给我吃，每次我都不敢带回家，四斤猪头一分为二，先将两斤放单位冰箱里冷冻，留作下次口腹之欲。然后将两斤热乎乎的熟肉拿到食堂，要上一碗光面，将肉倒在酱油汤里。哇，那个鲜香扑鼻啊，直透心肺。缓缓吸口气，稳住神，先慢条斯理将面条吃下，肚里打了底，才能细细品味：胶黏软弹的猪鼻在齿间慢慢咀嚼，细腻润滑的猪脑在舌尖回味，闭上眼睛缓缓咽下，那真是无与伦比的美好人生啊！

这都是几年前的往事了。往事只堪哀，对景难排，自从前年我心脏插上支架后，犹如死神在我心口挂了警钟，再也不敢胡吃海喝了。是啊，没有死过一回的人，说起生死来，十分轻松。只有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，才能切身体会死的恐惧，生的难得。躺在手术台上，

就像沙滩上一条拼命蹦跶的鱼，气喘不上来，手脚冰凉，我哆嗦着喊：冷，我冷啊！实际上，此时冰冻肌肤不仅是生理上的感受，更真切是心理上的冷彻心肺——心底瞬间闪过无数念头，就这样撒手而去，我那喜行善事却不善理财的老妻，如何孤独支撑晚年？正在创业爬坡的女儿女婿，今后谁再来接济帮助他们？还有刚上小学的外孙女，天真可爱的外孙女啊，可怜外公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亲亲你，没有亲眼看到你出落成姑娘，我是多么的心有不甘啊……

活过来了，心脏插了两根支架，又神气活现地活过来了。在小区郁郁踱步，看蓝天上变幻的白云苍狗，一边庆幸生的可贵，一边黯然神伤，若是当时一口气没救过来，此刻蓝天上说不定哪缕白云，就是火葬场焚化我的一道青烟。低头再看桌上一溜排药丸，降压的、降脂的、抗血凝……赶紧打个电话给老友，今后千万别送猪肉了！不是肉不好吃，实在是得不偿失，一口美味下去，要吃多少降血脂药，才能从血管里把油腻刮去？

想人这一生也叫无趣，年轻时拼命苦钱就是为了吃饭，而且总想尽量吃好一点。记得我刚进厂当学徒时每月就17元工资（第二年19元），还要省下5元，接济在农村插队的哥哥姐姐，所以猪头荤腥成了难得的人间美味；如今每天荤腥

不成问题了，却要花钱吃药！一生从小艰难求学，长大拼命工作，拼学历、拼职称、拼级别、拼工资……拼到最后连吃的享受都要被剥夺。

群友大都是同龄人，有个叫“好一口老白干”的教育我说，退休前我们苦钱是为了吃饭，退休后吃饭也能苦钱。细思此言，极有道理。是啊，一生拼搏究竟为了什么，仅仅就为满足口腹之欲么？且不说大道理，就从生活小处说，老妻企业退休，养老金按现在生活水平，一年交了物业费、水电费和七七八八的生活杂费就所剩无几了。我的养老金是她几倍，只有我努力活着，我们晚年的生活才能富足。再说了，劳累一辈子，好不容易熬退休了，一生还有许多没有实现的愿望，祖国大好河山、境外的大千世界，都想去看看；还有家庭的舵手角色、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，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；再想想群里许多同龄人，一生坎坷却奋斗不息的“金凤”，没有一文报酬仍然坚持天天在高温下巡河；“珊瑚”照顾卧床多年的丈夫，却从没有怨言，每天还坚持和群友聊天、写文章；比我岁数还大的万祥牛夫妇坚持在报纸上撰文，深耕南京历史……这些老哥老姐都是我的人生榜样，也是我活的理由。退一万步说，为了家人安心，不给国家添乱，我们也必须健康地活一天是一天，这些理由还不够么？

外婆的那坛桂花酒

□上海 徐雨昕

秋日的傍晚，骑车在小巷中穿行，忽然闻到空气中有几缕清香。这才发现，路边的桂花不知道何时已悄然绽放。每当这时，我总会想起外婆的桂花酒。

每年秋天，从桂怒放，外婆也开始了在小院里的忙碌，她要开始用桂花酿酒。桂花酒的制作看起来简单，却不能有半点马虎。

桂花的挑选极其严苛。选花时，只摘那些最盛放、最芳香的，稍微有一点点干瘪的花瓣都要被剔除掉。

石桌上堆满了一捧捧新鲜采摘的桂花，外婆将它们一股脑儿放在网筛里不停地摇动，筛掉花梗和杂质，之后还要戴上老花镜，细细挑选出一个个不起眼的花梗。每当这时候，我总会凑过来，或是把鼻子凑得更近些，想深吸一口桂花

的香甜，或是想用手拨弄它们，帮外婆挑花梗。外婆每次看见，都笑着把我往旁边赶，不让那些细细碎碎的小花儿被我碰到。

挑好的桂花不能沾水，更不能暴晒，因此外婆每次都提前腾出一个小角落，让桂花在阴凉通风的环境里自然阴干一晚。这样，不但保留了桂花的花蜜和香气，而且颜色也是黄澄澄的，极为鲜丽。

第二天，晒好的桂花就可以倒进提前备好的透明玻璃坛里了，这时候，外婆就会在上面压一层未敲成小块的老冰糖。晶莹剔透的黄冰糖清甜不腻、润肺止咳，是外婆制桂花酒的小秘诀。待黄冰糖将桂花压实，就可以倒入清香回甘的白酒了。用粮食酿造的白酒浸泡桂花，不但入口柔顺，而且不会压制桂花的香气。

随着封存的时间变长，桂花酒也在慢慢地产生变化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天在院子里玩，我都忍不住跑到密封的酒坛前，仔细地指着里面的桂花看。趁外婆不注意，偷偷掀一个小缝，猛地闻上一大口。随着酒色从金黄渐浓，酒气也开始慢慢变淡，再闻便再无熏人的酒气，只剩下厚重的醇香。

等时间到了，我便开始心急地央求外婆舀出一勺清亮亮的酒汤给我喝。小院里的秋意还未浓，我便已经在小口的啜饮中先尝到了秋天的味道。

时光匆匆，如今外婆已年过九十，我也十多年没有再喝过外婆酿的桂花酒了。在我心里，秋天里的一坛桂花酒是外婆留住秋天的方式，那么甜香，那么绵软。那味道，足以抵挡我无尽的思念。

故乡夜凉秋声起

□湖南邵阳 苏作成

若是在城里，初秋的夜晚，仍然离不开空调。但在故乡，却能感受到舒适的凉爽了。

大家吃过晚饭，就坐到庭院的竹凳上，皎洁的月儿悬挂在星空，有的星星在悄悄地闪烁。谁家的狗在汪汪地吠叫。

女儿已被秋虫的叫声所吸引。她问我：“老爸，怎么晚上会有这么多虫子叫呢？它们到底是什么虫子啊？”我笑着说：“亏你还是初中生，连秋虫也不知道啊。”其实，我自己对秋虫的了解也十分有限。

我竖耳听着。“唧唧、唧唧、唧唧、唧唧、唧唧、唧唧”，这是蟋蟀在叫。这一唧唧的声音，是不停歇地被叫出来的，速度极快。叫过这一唧唧的声音之后，蟋蟀会略停一

下，再接着叫出下一唧唧的声音。这种声音透出了一种金属的质地，十分的清脆。儿时，我观察过蟋蟀，知道它们身上的两只短翅，在叫时还会一收一缩地快捷地动。

显然，就是这些细小的蟋蟀，和蝈蝈及其他种类的秋虫，在寂静的故乡之夜，在我家的庭院里，演奏了一曲优美的交响乐。黄瓜、丝瓜架下，辣椒丛里，枣树边高大的草垛中，凌乱的杂草间，都成为了蟋蟀、蝈蝈们的演奏场。

它们好像在进行才艺大比拼，又好像在自如地抒发心曲。它们的演奏或能让你想到白云悠闲地在蓝天中飘浮，或能让你想到小溪欢快地在溪沟里流淌，或能让你想到白雾悠然地山腰上缭绕。女

儿入迷地听着，有时还沉思地望着朦胧的远处。渐渐地，乘凉的人们都从外面走回了各自的房间，准备睡觉。妻也将女儿叫回了家。

我却仍然在院子里静坐。此刻的天空，星星更多，月儿更皎洁。凉意如水一样地继续袭来。好像连蚊子也隐匿不见了。而蟋蟀、蝈蝈们，却仍在认真地进行着它们的演奏。

突然，响起了一阵轻微的风声，树叶也瑟瑟地动了起来。凉意如水般继续浸润着我。故乡初秋的夜晚，真是太舒适了，既不用打风扇，也不用开空调，到了夜深人静之时，还得盖上薄薄的被子呢。我知道，在骨子里，我仍然是个农村人。我热爱故乡，喜欢聆听蟋蟀、蝈蝈们的合奏，喜欢聆听故乡的秋声。

周庄的水

□南京 吴晓波

和周庄作别一月有余了，念念不忘的是周庄的水。

七月底，顶着炎炎烈日，我和妻子怀着多年未圆的周庄梦，驱车前往周庄。

到了周庄，已是下午一时，热风似火。在一家铺面，我们稍作停顿，给妻子挑了把油纸伞。私认为，来到周庄，只有撑起一把油纸伞，才能配得上周庄水乡的风情。

撑着油纸伞，走进周庄，裹满全身的燥热一下被迎面一条宛若丈许、绿莹莹的溪流稀释了，收获的是从头到脚的凉意。

周庄的水并不像许多人描写的那样，清澈透明见底，而是一种饱满浑厚的绿，绿得有些黏稠，绿得有些翡翠，恰到好处地堆在渠面上，缓缓地流，看不到底，也摸不透它玲珑多变的心思。

来不及揣摩水的心思，一只乌篷船摇着大槽便来了，尖尖的船头切开绿色的水面。身穿蓝色花布衣的船娘，一边摇橹一边还哼着韵味十足的腔调。乌篷船行过，在水面上留下长长的划痕，这黏稠的绿便立刻漫了上来，缝合刚刚敞开的心思，仿佛它们密闭的心语，只为乌篷船而开。

周庄的水绿而多，稠而亮，一条又一条，有的粗，有的细。粗的能容两条乌篷船并驾，细的仅容小舢板穿行，纵横交错，织成一张温润如玉的大网，把周庄拥在怀里。

水多桥就多，周庄的桥绝不千篇一律。有的是拱形的月亮，有的是一字的扁担，均为花岗岩筑就，看上去干净明朗结实。石之坚硬，水之柔美，形成浑然天成的对比。

外孙锄草

□东台 陈国江

两个外孙，一个在苏州上一年级，一个在南京上六年级。放暑假后，便都回到我这个大本营。

天热，可是再热，地里的活不等人。虽然干旱，庄稼生长很受影响，但田间的杂草却在疯长。这天下午，太阳已经西斜，不再灼人。我去水稻田里拔杂草，做教师的大女儿说，我也和你一起去拔吧。谁知两个外孙一听，来了兴致，一齐说，我们也要去拔草。正好，学校现在要求学生要参加劳动。于是，两个外孙一人拿一把小锹，大女儿拿了一把锄头，随我到屋后的水稻田里拔草。带的锄草工具，是锄路边草的。

来到稻田边，我便下到稻田里拔父本稻，俗称米稻。这种稻子跟水稻一样，不太好区分。只是秆粗叶阔，长势更强盛，分蘖成圆圈形生长，会与正常的稻子争肥争空间，而且抽穗早，稻谷会早早脱落，无法收获，所以要拔除。还有一种稗草，幼苗时跟稻子极相似，只是茎叶无毛刺，叶比稻细长，子实如小米，对水稻的生长妨碍极大。如果没有见过的人，也是不容易分辨的。大女儿说她真的无法辨认，帮不上忙。又因为田里有水，泥烂陷脚，两个外孙望而却步。

一腔热情，顿时消散。我说，那你们就把稻田旁边人行小道上的

这些石桥，或高或低，或弯或直，就是一支支天然的画笔，把周庄的水写意得千娇百媚。

沿水而立的店铺和岸基也都是花岗岩砌成的，历经千年，完好如初。在一家靠水的咖啡馆歇脚，听店主讲，周庄早年是四通陆路的，出行全靠橹船，周庄的一砖一瓦，都是小小的橹船一桨一桨从太湖上摇啊摇，摇回来的。听了店主的讲述，我们对周庄更加肃然起敬。周庄是因水而生、因水而兴的。

推开窗户往下看，一只只载着游客的橹船就行走脚下，推着一波波晶莹的水花，吻着岸边坚硬似铁的岩石，蹲坐在石上的木阁楼，如一位沧桑斑驳的老者，向旅人娓娓叙述周庄的过往。

在周庄行走，从头至尾，几乎没有看到高大的房舍，多是一条又一条小胡同，密如织网，交错成小巧而又别致的周庄。像浙江的西塘、乌镇，贵州的镇远，这些古镇的建筑，要比周庄高大阔气了许多，往往要大上整整一号。和它们相比，周庄就像是一个“袖珍版”的水乡集市，仿佛随时准备让你揣进口袋带着走。

后一沉思，恍然大悟，这也恰是周庄的精妙之处。与外界陆路不通、运输全靠舟行的艰辛历史，才造就了眼前这个小桥流水“袖珍版”的周庄，恰为我们铺开一页无遮无拦、视野广阔的纸，让周庄的水日夜汪洋恣肆流淌，书写“中国第一水乡”的大文章。

离开周庄，我们只带上喜爱的油纸伞，带上那一汪晶莹剔透的周庄的水。

草锄一下吧。人行道上的草，不需要与水稻区分，只要是草，都要除去。这一下，两个外孙热情又高涨起来。他们蹲在地上，并排铲草，一齐向前。这条路有三十多米长，大女儿在另一头，用锄头锄草。

两个外孙速度极快。两个小脸蛋热得通红，汗如雨下。一边用袖子擦汗，一边不停地铲草。大约二十分钟，便大功告成。大女儿的汗水在脸上流成一道道印。

两个外孙喘着气收工回家。到家第一件事便是洗脸，擦汗。然后从冰箱里拿出冰棒，先降温。冰棒吃完了，赶紧洗澡，然后钻进空调房间里。

两个外孙，因为我有田，有机会参加一次农村劳动。那些在农村没有家人和亲戚的城里学生，又如何参加农业劳动呢？而更关键的问题是，连我的女儿到了地里，也难以分辨庄稼与杂草了，又怎么教会他们的孩子？没有相当时间的亲自实践，没有一定的经验积累，是难以掌握这些基本技能的。

诚然，我们的孩子，大概率不会回来种田。带领他们参加农业劳动，也并非是为了教会他们种田的技能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让他们懂得粮食生产的不易，懂得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43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